

我搬到此地已逾二十载,新房子也成了旧房子,重新装修老胳膊老腿的已觉有心无力,恰好此时我们这片住宅区启动了“美丽家园”老旧小区改造工程。改造包括挨家挨户换门窗和整修小区公共区域。

去年五月始工棚上搭起工棚成立了指挥部,我们这幢楼开始施工已是秋天了。那天一早,两个年轻人扛着撬棒等器具进户来拆窗户。领头的瘦小伙说今天先把房间厨卫的窗户解决掉,过后再拆换前后阳台窗门。说完他像孙悟空般一个蹦跳已跃出窗外立马开工。两人里外配合,只花了半个多小时,大窗小窗已卸下。完工后我夸他们技术娴熟,瘦小伙说,我16岁就从江西到上海来啦,工地上已干了六年了!说话时脸绽笑容口气自豪。

接着打钻的工人来了,是个三十多岁的汉子。他手执几十斤重的钻枪杵在窗外脚手架上,瞄准墙洞位置一排排打眼。周围顿时尘灰四溅,高分贝的噪声考验着人的耳膜神经。一扇墙洞打下来需要四五十分钟,这期间一直没歇手。这个活儿最是苦累让人心疼,我让他歇会儿喝点水,他摇摇头。直到吃饭时间才下来喝了杯水,给他面包却不,说阿姨别客气,我们马上就上去吃饭了,他边说边用眼瞪了一下屋里那位正在啃面包的长者,那六十左右的长者是负责清理脚手

诚实的劳动者

徐慧芬

架上垃圾的。两人出门时听见他在说老老:坐了老半天了!光知道吃也不勤快点……

下午老者向我解释,他们是同乡,他现在的活也是这位小老乡介绍的,今天一早被小老乡催着出门早饭没吃饱。说起这位小老乡,老人满是赞许:是个能人哟,吃得起苦,这活儿比别的活儿工价高,攒了些辛苦钱,老家盖了大房子……

门窗安好,接下来的活儿就是各种善后修整,包括拆卸施工中遭破损的门框、墙面、窗台、地面等。

粉墙师傅58岁,江苏人,干活从容不迫。他说这活看起来简单其实马虎不得,第一层刷好一定要等干透再刷第二、三层,每一层都要干透,否则以后墙粉就要脱落,虽然边上无人监管我们也要为住家考虑。问他年纪这大为啥还要出来干活,他说家里还有老母要赡养,又说,现在我们这行也不是每天都能揽到活干的。问一天工资多少?能兑现吗?他说这个工种一天有三百元,到时能兑付,因为这是政府工程。

来换瓷砖的师傅也六十出头了,此人面

相聪明讲究礼貌。那天午后我睡了会儿出来,发现阳台一侧一排瓷砖已贴上了,我端详了一下对他说,这上面的半块瓷砖如果安排在最下面,整体看起来会舒服点……他叫了一声“哎哟脑子坏掉了!”马上动手除掉重来。而后他说起了自己的经历,他是绍兴人,高中毕业后出来打工学的泥水匠,干了几年后做起了生意,他说现在是在重操旧业手艺确实有点生疏了。

做啥生意呢?玉石玉器。为啥不做了呢?赌输了!是否赌石赌输啦?我问。阿姨你也懂?他有些惊奇。我略知一二,如果赌石赌输了那是很惨的!我说。是的是的我把半辈子积下来的资产都赌掉了,只怪自己不自量力呀……家里子女怎么样?我问。他们倒是很有出息,经济条件都好,对我也孝顺,劝我不要想不开,在家安心养老就是了。可是我不想成为废人,消沉了一段时间我就出来找活干了,现在我烟酒都戒了,每天出点力气流点汗心里就不烦闷了……

腊月二十后,喧闹的工地安静了下来。来自五湖四海的工人们也开始陆续返乡过年了。满身尘土的他们是最诚实的劳动者,踏踏实实不畏劳苦靠自己的力气技能安身立命,也为人间造福。

新安装的窗门换了双层玻璃,让人感觉这个冬天屋里比之前暖和多了。



在马来西亚北部城市怡保,去参观柚子园,却意外地看到了被当作宠物来养的乌龟。那二十多只大大小小的乌龟住在一个砖砌的空间里,像一个个泥塑品。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一只体积超大的老龟,在众多大小乌龟的围绕下,雄踞一方的它,却显现不出王者的气派,反而显得有点猥琐,宛如一个落败英雄,原因在于龟们的“居处”实在太扁促了,屈居其间的老龟连手脚都难以尽情伸展,遑论随意爬动了。

我问园主,他既然要养那么多乌龟,为什么不给它们安排一个较大的居处呢?

他叹了一口气,答道:“我并不是刻意要养的,原因是疫情期间,很多人担心宠物身上带菌而弃养它们,这些被遗弃的乌龟就奄奄一息地躺在路旁,有些则爬上马路而被车子碾过,当场毙命。我每天出外,总能捡到一两只,就这样积少成多,俨然成了宠物之家。消息传开,现在,还有人不断地上门来,要求我收养他们不想要的乌龟,可我已经满为患了,只能婉拒。”“那只巨型老龟,也是被遗弃的吗?”我问,心里隐隐作痛。宠物犹如家人啊,养了这么多年,咋能说弃就弃呢?

“它不是弃龟,它是死里逃生的。”园主侃侃地说道:“怡保过去是盛产锡矿的城市,在我园子附近就有许多废弃的矿坑。矿坑极深、极阔,积满了水,这只老龟便在无人干扰的矿坑里自在地生活,以水中的小鱼小虾为食物。几年前,新冠蹂躏,有些外地劳工,百无聊赖,到积水的矿坑垂钓,这只老龟,便是这样被人钓上来的。老龟的肉,是滋补上品,人人趋之若鹜。这个钓着老龟的人,兴高采烈地拎着它,想要赶回去宿舍煮来吃,恰巧被我碰上了。哎呀,这是濒危物种啊!我立马与他商量,要求他卖给我。他知道我有意饲养,却也不为难,立马以双方同意的价格卖给了我。这只老龟,总算逃过了一劫。”

“老龟年龄多大了?”我好奇地问道。“去年,国外有一位研究生物的专家来我的柚子园参观,发现了老龟,仔细地检查之后,根据专业判断,肯定它已经超过一百岁了,是罕见的野生老龟。”我委婉地对园主说道:“其实呀,野生老龟是不宜当作宠物来养的;如果你真的想帮助它,应该将它放回自然。”

园主蹙着双眉说道:“我当然也有想过放生呀,但是,我这边厢把它放走,那边厢就会有人把它钓走。两害相权取其轻,住在我这儿,虽然居处在比较狭小,然而却可以确保安全。再说,它年龄大了,在矿坑里吃鱼吃虾,委实难以消化。我以柚子喂饲,有益养生,兴许可以活上两百岁呢!”

离开柚子园之前,我再去看老龟。老龟还是维持原先的姿势,趴着不动,好像在细细地咀嚼与回味过去像雾像风又像梦的漫长岁月,点点滴滴,冷暖自知。

里身穿,暖热。”

妈妈年过八十时,有一回,我去浦东老家看望她。我最小的阿妹与她同住。小阿妹从妈妈房间里拎出一只沉甸甸的蛇皮袋,笑嘻嘻地扔在我面前,向我告状:“大阿哥,依你看,老娘在做啥?”

我打开,惊呆了,满满一袋纳过的鞋底,大大小小足有二十来双。小阿妹责怪妈妈:“老娘吃饱了啥做,就纳鞋底。现在,都穿皮鞋、运动鞋,有啥人再穿布底鞋?扔掉扔掉!”

我瞪了小阿妹一眼:“不许乱说!”她这才住口。妈妈喃喃地辩解:“我每年给你们做棉鞋,我纳鞋底总有纳不动的一天。趁我还纳得动,我多做点。”我一阵感动。我一双双地抚摸,那密密麻麻的针脚,倾注的都是她对子孙们的爱。可是,小阿妹不懂。

握着妈妈像树根一样粗糙的手,我心疼。我担心这一袋鞋底有一天真的会被我那读书不多的小阿妹扔掉,临别,我拿了一双。这双鞋底从此成了我的收藏品,我珍藏着,那是我缅怀妈妈的纪念品。

百年老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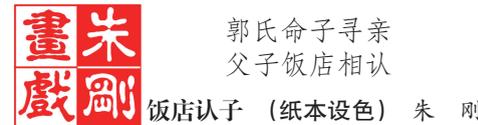
(新加坡)尤今



走路的云



郭氏命子寻亲 父子饭店相认



朱刚 饭店认子 (纸本设色)

待二首

高昌

咏乌云

掣电驱雷日月惊, 夏金翻墨海山倾。 居高久蓄苍黎泪, 量是心潮作雨声。

咏白云

照水浮风步履轻, 波蓝衬碧两分明。 高怀且避阳炎染, 一色单纯清自清。



我的父亲,笔名阿达,是个职业动画家,同时也是个漫画家。所以他特别偏爱创作有漫画幽默意味的动画片,比如《三个和尚》《画廊一夜》《新装的门铃》《超级肥皂》……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他听了侯宝林的相声《和尚》,受到启发。他觉得这个题材兼具动、漫、幽默感元素,而且非常富有艺术性和哲理性,就萌生了做《三个和尚》这个念头。当厂里同意了他的选题后,便请文学组的包雷进行了文学本的编写。我父亲又在文学本的基础上进行了二度创作,把和尚洗衣种菜等生活细节全部剔除,只剩下挑水、念经等与剧情密切相关的情节。另外,以原来“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的排比句形式结构影片,并在尽量简化剧情的基础上,尽量简洁画面。只剩下“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个小和尚……”他专程跑到河北,请戏剧人物画家韩羽为三个和尚做造型设计。据他说,他在韩羽家住

了好几天,不断与韩羽讨论与角色相关的话题,但是一直不见韩羽动手。突然有一天,韩羽说可以画了,三个角色一气呵成,跃然纸上。韩羽做的人物造型和方构图的绘画习惯,给我父亲一个启发。他想,把片门也改成方的,应该会有更好的表现力。但是,当时摄影机是厂里最昂贵的财产,不是随便可以在上面动手脚的。经过了几番艰难的讨论,费尽周折,厂里终于为我父亲破例允许改动片门,条件是百分之百确保设备安全。就这样,在盛行从6:4标准银幕向16:9宽银幕发展的时代,一部有史以来别具一格的方银幕电影诞生了。然而,我父亲并没有把银幕比例看作一成不变的、机械的载体,而是将其参与剧情的表演。比如,片中和尚由于不愿意担水而产生矛盾时,左右两个和尚划出了

方形构图区域,用足了6:4的长方形构图,以视觉距离来强化和尚的心理距离。

为了与故事结构和画面效果和谐一致,在人物表演方面,我父亲也作了考虑,必须简单明了。那么怎样的表演交代最清楚、最直接呢?无疑是国戏京剧最有代表性。京剧的动作表演都是经过多年的积累提炼,已经得到观众的广泛认同,所以我父亲请来了戏曲表演艺术家黄正勤为剧组讲解京剧表演的一招一式。一个身段、一个表情、一个步伐都有特定的含义。在影片中,和尚挑着水上山下山,在背景几乎空白的情况下,观众都能通过角色表演看得明明白白。一个和尚对应一个原色、对应一种乐器,并将颜色和乐器音色与和尚的体态性格高度融合。太阳随着佛号

上的积水污染。这双布底鞋是姆妈一针一线纳制的。

姆妈先是用零零碎碎的布料,一块一块地拼合着,用糨糊粘贴在门板上,然后在院子里晾晒,搬进搬出,要晾晒好几天。彻

姆妈的布底鞋

楼耀福

底干了之后,姆妈再一层层地重叠,按大小鞋样的尺寸裁剪。纳鞋底时,因为厚,必须用鞋锥打眼,再用粗线一针一针往返回穿纳,很费时,每穿一针,即使用顶针箍,都要用力。我记得棉线还须上过一遍蜡。那鞋底被人称为“千层底”。姆妈纳的鞋底针脚均匀细密,平整整,服服帖帖,从现代的眼光看,完全是一件精湛的纯手工艺术品。

纳完鞋底,姆妈又为我们缝制布鞋。那布鞋的鞋帮一般是深色的,或藏青或玄黑,圆口,鞋沿滚边,与布底绞合时,线脚须十分细密扎实。我稍大些,望着黯淡灯光下姆妈引针穿线的专注神情,就会想起课文上读过的孟郊诗句:“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

恐迟迟归……”动情时会两眼湿润。

我光着脚冒雨跑回家,如果姆妈这时也已到家了,她会一边用毛巾擦干我的头发和身体,赶紧让我换上干衣服,一边责怪我:“你怎么不能多等一歇呢?我会送伞来的呀。快,吃一粒杨梅。”那杨梅是我阿爸浸泡在高度白酒里的,据说可以驱走被雨淋后的寒气。我咀嚼着充满酒味的杨梅,取出腋下紧紧夹着的那双布底鞋,告诉姆妈:“我的鞋子没有淋湿。”

逢雨,宁愿光脚,不想淋湿布底鞋的,不只是我,我的两个弟弟也都这样。我结婚后,与妻子殷慧芬说起这些旧事,她说她也是这样,有几次放学逢雨,为了不让我布底鞋淋湿,她从溧阳路上平路吴淞路一直走到峨嵋路三角地附近的家里,蜷长的一段路,有时还要被碎玻璃、小铁钉划破脚皮。一个上海小姑娘,细皮嫩肉,脚板裸露着行走在上海的马路上,今天再也看不到那样的街景。但在那时,一双布底鞋在平常人家往往比脚丫子更重要。殷慧芬回忆起她的母

殷慧芬回忆起她的母

十日谈

我热爱动画片

殷健灵作品

亲的美术电影

殷健灵作品